續綸扉奏草

續綸扉奏草卷之十二

乞休第三十四疏

奏爲老病思歸遷延日久苦伸前請懇乞
慈憐事臣自去秋連章求去已決歸念適逢
大慶
大祀駢集一時臣萬不得已勉出供事意欲事竣
即行未幾而
聖節未幾而元旦日延一日久不敢言然而臣之
年日以老病日以深卻前疾嗽不蘇舊諸
症皆醫治不痊且加甚焉臣以足痛拜跪

艱難步趨不便頃同官臣宗彥云士深爲感
歎固悲其志之未伸亦惜其去之不早臣之
齒長于宗彥而犬馬之力奔馳日久其爲疲
困更加十倍若復淹留不去將爲宗彥之續
人且以惜宗彥者而惜臣矣
皇上至仁如天憐念
三朝舊臣何苦而必縶之維之使其死而後已哉
近來閣臣求去多蒙
慰留至累疏而後得請此以待可留可去之人則
可耳臣之情勢已必不能留徒多作奏章以

于
天聽致煩
批答上下之間兩受其累甚可省也況臣前此陳
請已有二三十疏其辭已窮
皇上之慰留亦已懇切而無可復加哉伏望
聖慈即行允放俾臣得歸骨丘園死且不朽臣不
勝懇切籲祈之至奉
聖旨卿輔理忠勞頻歲屢請具悉衷懇但以
三朝元老表率百僚當念時事艱難勉留匡濟佇
望即出供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正月二十九日

乞休第三十五疏

奏爲懇歸愈切哀懇

天恩事該臣具疏乞歸未蒙

聖鑒然亦知臣頻年屢請出于衷懇矣請再以臣

前役之事情言之臣前次入閣同官爲王錫

爵朱賡于愼行李廷機今錫爵賡愼行廷機

俱已久亡獨臣在耳此番

召起同官爲劉一燝韓爌何宗彥朱國祚沈潅史

繼偕今一燝國祚潅繼偕俱去宗彥亦亡獨

臣與爌在耳爌年力方強向用未艾臣老矣

病矣回視前後同事諸臣凋零如許人非碩
果尚存剝落之秋力似疲駑猶騁艱危之路
非但微之人事理難久存抑亦度之天時勢
須引退此臣之所以捫躬增懼顧影自慚迫
切哀鳴乞此殘骸于
君父也
皇上試思使臣早從錫爵遊于地下即欲事
皇上安可得哉則臣之不可留不必留蓋萬萬無
疑矣伏望
聖慈放臣即去使臣得於一番之號呼便受

皇上一番之恩澤感激之私真難言盡矣臣不勝

懇切待命之至奉

聖旨卿碩德宏猷再秉政機忠勤茂著月體力康

盛福祉方臻何乃以先後同官比擬求去佇望

卽出贊襄副朕倚眷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二月初三日

乞休第三十六疏

奏爲情迫辭窮苦求

允放事臣頃者乞歸再疏未

允且謂臣體力康盛福祉方臻何乃以先後同官

比擬此同官所禀而

皇上過聽之不知臣年近七旬體力之衰憊已久惟兄生平好動一日未死則一日尚欲起支撐譬之堅匏形質未壞而中巳空矣今思歸日切痰火上壅雖有客來勸臣勉留見臣咯血數口亦爲愴然且臣一生遭值多是艱難

雖以一介豎儒冒濫太過然當

神祖朝闕中只臣一人處

官府隔絕之秋事不如意終日悶愁每中官到

闕談及

宗社大計輒爲泣數行下兩房官皆見之中官之

老成者亦向臣嘆息曰好時節受用宰相都

被別人做去公却來此受苦蓋八年間無一

日伸眉也幸

神祖憐念放臣歸去有如更生不自意再事

皇上又更三年矣其苦樂之情他人不知同官惟

知之有何福祉足當

皇上之獎及乎其亦辱

溫綸甚矣先後共事諸臣非死則去死固人所不免也臣每見去者使髀若登僊自審行能薄劣何敢望人然以十餘年馳驅奔走之微勞而欲徼一日之

天恩以從諸臣之後塵聊偷延餘息于林下其於比擬亦非過也同官之不為臣擬

允者一則痛癢不關一則嫌疑欲避臣無可哀控無可祈懇只求

皇上大慈大德斷自
聖心爲批准回籍調理五字只此五字便是 臣續
命之丹超生之路勝華袞之章萬倍不則亦
乞
嚴諭同官卽爲擬上毋復如前之慰留則是
皇上之造福於 臣乃始自今日 臣自今以後之殘
魂餘骸皆
皇上所肉骨矣 臣不勝迫切哀鳴之至奉
聖旨朕眷倚者碩圖濟時艱乃中外人情所同豈
同官阿私所好昨覽督師輔臣安邊長畫正賴

難居中主持佇查所出愼毋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二月初六日

乞休第三十七疏

奏爲謀國無能懇求

早放事臣旬日之內三疏乞休皆未蒙

允且以邊事望臣王持臣書生耳於邊事毫無所知向者持論謬謂封疆之事當一聽封疆之臣不可從中遙度以掣其肘今議論紛然人各有口誰能禁之以輔臣承宗之盡瘁竭忠不顧性命一片焦勞危迫之苦衷可以動天地泣鬼神而不能得之士大夫其欲暫時還

朝一見

皇上與廷臣商方畧仍再往督師亦其萬不得已之深情臣等皆憐之信之而不能得之皇上然則臣有何力量有何計策而能爲之主持耶即如毛文龍捷奏臣非敢信其一一皆真但欲稍獎借之以作其氣使其有以自立如奕者當隅角之地聊下一着以點綴其間非謂全局之藉此以勝也而談者便以恃文龍爲失策夫國家費百千萬金錢集數十萬師徒以從事於遼東尚不能制奴乃欲恃海外一旅之孤軍以剪滅此大患即甚愚之人亦

知其不可也貴州之事臣亦竭盡心力一商

及總督便被議彈督臣楊述中胥以剿撫𨵿

臣答之謂剿者正法撫者權宜如其眞心

求撫亦可以寛民力但不可爲其所欺總之

閫外之事督撫爲政内中難懸斷也臣之言

不過如此述中可貸而黔人便罪臣之主撫

臣自是不敢開口談黔事矣夫甕城河之敗

舉朝誾然欲逮治王三善臣力言其不可徂

秋三善上書欲棄官徑去臣擬

旨切責三善乃不敢行然則臣於黔事固無成心

也而人情乃爾以此觀之臣能主持爭否乎然此皆因
明旨所云而漫及之若臣之來去則與此毫不相干委因馳驅歲久疲累不支而竊度時事亦眞非臣所能爲若貪戀不去罪實難辭今廷臣中亦有欲留臣者豈不知臣之不能哉不過以臣無權無力可以苛求而又可借之以當罪耳臣決去之人諸凡愆戾無不甘承惟審度自處寧生而被避難卸擔之名不願死而作負恩誤國之鬼亦必因臣無已臣請[illegible]

命就死於
皇上之前輕而議奪重而譴誅以爲人臣不忠之
戒皆不敢辭也夫
君父仕令然出處進退之際不能强之於臣子
功令至嚴乃老病罷歉之條亦終寬之以開任伏
望
聖慈哀憐而裁斷焉奉
聖旨卿贊襄政機即海上黔中兵事具如卿料朕
正主持大計邊事方殷遐望卿即出運籌副朕
倚重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二月初九日

乞休第三十八疏

奏為下情日窮力急苦懇

天恩事臣四疏乞歸復蒙

溫旨慰留至以疆事為如臣所料臣因

皇上望臣主持而述其梗槩其於邊疆之成敗得

失何嘗有一事能逆料哉臣下情方苦未達

而言者連章苛責其所為罪臣者臣不敢辭

所為譽臣者臣不敢當所為望臣者臣終不

敢任乃臣所竊慮者言官而留閣臣閣臣而

為言官所留則他日

皇上譴怒言官闕臣必不敢救何也
皇上必疑其朋比也記祖歲之春臣已衰鳴求去
臣之長孫寄書勸臣稍待秋闈臣笑且嘆曰
自家骨肉尚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今言者
皆陌路人休戚不關信口而談豈復念臣之
苦且慮及此哉即臣同官朝夕相與情誼不
薄亦不肯憐臣況其他乎然則今日之體恤
臣私而開其生路者不望於
皇上將誰望也夫疾痛者必號天呼父母然號呼
之始猶能大聲及至昏裂口乾氣息不續則

聲漸微而且至於無聲矣無聲之痛其痛愈
深今　臣　之語言急遽不暇擇音是亦將無聲
時也惟
天惟
父母之垂憐焉　臣　不勝痛哭哀祈之至奉
聖旨朕倚任元老圖濟時艱正賴一心贊襄何乃
堅持歸念君臣義重中外望殷卿素篤忠貞
不難幡然感動還着鴻臚堂上官宣諭朕意卿
宜即出副朕眷懷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二月十一日

謝宣諭俟乞休第三十九疏

奏爲仰承

宣諭恭謝

天恩仍求

允放事該 臣 丘疏乞休奉

聖旨朕倚任元老圖濟時艱正賴一心贊襄何乃堅持歸念君臣道重中外望殷知卿素篤忠貞不難憣然感動還着鴻臚堂上官宣諭朕意卿宜即出副朕眷懷該部知道欽此隨該鴻臚寺堂上官捧出到 臣 私寓 臣 恭設香案扶病叩

頭謝

恩訖竊惟

皇上以君臣大義責臣 臣非木石豈不感動但念

鞠躬盡瘁者固人臣委質之常經而恤困念

勞者亦

君父好生之大德 臣 往事

皇祖雖蒙知遇而晋接尚疎今事

皇上得於

朝講時近

天顏三載於茲備承

眷渥真

天地父母之恩何忍割絕仰 臣 同官相與敬君弟

允廷臣亦多相知周旋款洽豈能恝然而忘

情哉惟 臣 前後十八年兩度馳驅筋力已竭

今老矣痔瘍溺血不寐眩暈諸病終無愈時

臣 之門生與同鄉在朝者皆知之同官亦知

之再三量度萬不能有所贊襄以報

皇上故寧恐心而去不敢靦顏而留竊念前代大

臣當告老之後猶有暫詣闕見君而歸者我

朝亦有行之今

皇上春秋鼎盛於萬斯年臣幸而未填溝壑或者
猶能匍匐趨走一修拜
覲之禮以展其戀慕之私亦不可知何必羈留困
頓于今日使其死而後已哉伏望
聖慈鑒臣愚衷而
亟賜允焉臣不勝感戴顒祈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東事方殷黔師近復失
利知卿憂念還遵諭仰出進籌副朕倚重至意
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二月十三日

敕周給事中揭 韓爭

適蒙

發下工科都給事中周士樸等剖析應天巡撫周

起元申救同知楊姜本該文書官王敏政傳

奉

上傳楊姜抗旨致悞上供袍服已經處分如何又

來申救止知撫臣有體不顧朝廷大體爲首

的着降三級調外任其餘的各罰俸臣等竊

惟楊姜一郡倅外吏也致悞

上供袍服重愆也如使果有抗

旨違慢等情則撫臣之代辯爲庇屬而該科之申
救爲瀆擾責以不諳事體亦復何辭乃據撫
臣辯白原疏則蘇松歲徵料銀四萬有奇設
法解給已經全完原無敢有違抗而楊姜保
愛百姓不避勞怨闔郡士民迸訴保留亦無
犯蹕等情撫按官察吏安民乃其責任不得
不具疏入告而士楧等官屬工垣職司封駁
不得不爲申請猶恐倉卒過激瀆瀆兼旬以
俟
聖意稍平方敢從容剖析且疏中明云非爲楊姜

而爲撫臣亦非爲撫臣而爲
朝廷
皇上覽疏至此亦可以鑒其無他若祇以瀆陳加
之罪責小臣得守官家謹之名言官得盡職
殺冊之名而
聖朝祇成闕事外廷更滋紛嚚所關
國體正自不細且令四方多事人心易搖如近
日嘉湖劇賊方以次第擒捕開而長興餘黨
又以殺縣令告撫臣所述彼中士民洶洶不
寧蠢蠢思動似非無據前奉楊姜爲民不敘

之

旨臣等亦恐地方人情不無大拂擬再為請進回

後時方深慚負茲又緘嘿不言失職之罪更

何以解用是不避煩聒冐昧控陳懇望

皇上俯垂照察特

賜優容或量加罰治擬票進呈伏候

批發謹具揭回奏以

聞

天啓四年二月十二日

謝　宣諭併乞休第四十疏

奏爲負病積愆愧承

溫諭再述苦衷併求罷斥事該文書官石元雅捧

出

聖諭到　臣　私寓諭元輔卿秩崇元輔調燮有年開誠布公允協輿論朕思東虜未靖又值黔鎮告急正賴卿決策助勷運籌制勝豈可以衰老爲辭遽萌去志久偃私寓於心何安昨已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望卿即出佐理不啻饑渴奈何復有此奏竟欲恝然長往卿毋謂任勞而

思息肩毋以居寵而思避位當仰體朕衷翌日入閣殫心籌畫益懋謨切勿再行陳請以負朕眷倚佇望之意特諭欽此臣從床褥中扶病

強起叩誦

綸音且感且泣欲具疏陳謝莫能措辭其衰老病苦之情前已言之盡矣昨又聞黔事添愁添病愈加焦憤萬不能出伏枕思之王三善勇而寡謀臣同官中有逆知其必敗者而臣不能豫為之計則臣之闇而無識大較可見三善之罪亦臣之罪也今日之計惟急推巡撫

各官才望堪任又旦夕可以受事者
命下之日兵部即馬上差官催介刻期到任不得
推諉至于糧餉則計部之籌畫已竊廷臣之
計議無策萬不得已求懇于
皇上發內帑借金花減織造改折諸
上供物料以應一時之急此在
皇上為封疆計必自有處臣之愚見亦不過如是
行臣之言固不必留臣不行臣言即留臣無
益臣今不敢望得請而去只求
皇上譴臣罪臣以為誤國之戒而已所奉

聖諭謹什襲珍藏用為鎮家之寶臣不勝惶悚迫

切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黔事巡撫各官着便速推堪任的用

兵餉着鄰近各省直協助除金花織造改折銀

兩其餘不拘何項但係堪動錢糧先行那湊速

解帑金給發已多又因外解逋欠以致匱詘卿

所悉知候朕裁酌知道了軍國大計卿素練達

正賴從中主持佐朕裁決屢諭已悉朕意佇望

即出慎勿再延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二月十五日

救劉御史揭 河官韓筆

適蒙

發丁御史劉徽條陳本該文書官王敏投傳奉

上傳楊姜貪縱久著奉旨處分聽周士樸等方在

議處劉徽如何又來摭拾瀆擾斷是黨救要

名着從重處不然將周士樸等一併處臣等

看得楊姜奉

旨處分討已離任管事後官周士樸等以事關工

科于抄發織監原疏之日具疏申明自是職

掌原本末蒙

批發知已仰荷

優容徽貸不加而疏又及此似偏多事但近來建

按各官奏差陛辭每有陳奏徽巳奉有河東

之差將遠

闕廷不忘獻納且當言路開通之日竊附直言

無隱之忠所陳治平要務即未必有當

聖心自謂一念盡赤

皇上責其撥拾瀆奏自無以解若責以要名遂加

重處言官以言去官即目爲忠諫從來[illegible]

名節烈之士垂芳千古何有一官是言官[illegible]

欲得名而

皇上遂予之以名彼亦何所不得而

朝廷衆助四方瞻仰俱係之矣 臣等以爲言官則

言爲職止當責之以言不能責之使不言第

當議論煩多止宜察其當否可則采之否則

罷之則容言納諫之名轉而歸于

上而下無所得名且各官優劣自有本色即如楊

姜何來評品未必盡無與同祇以罷官轉推

名價雅者 臣等爲士模請亦謂諸臣各得美

名

聖朝祗成闕事意正有見于此方望
批發前疏豈復內以俟處固知
聖明萬萬無此臣等忝列近臣非言官比每值奉
有
諭傳自當勉爲將順乃隨事奏揭亦自覺瑣煩再
四躊躕不得不爾擬票進
聖伏候
覽發臣等不勝仰懇謹具揭回奏以
聞
天啓四年二月十五日

乞休第四十一疏爲劉御史論库師事

奏爲罪重病深仍求

罷斥事臣卧病二十日七疏乞歸未蒙

賜允方欲再陳而偶有黠猴遂恐死稍停忽見御

史劉國縉論工部侍郎陳長祚而於門牆之

說三致意焉門墻云者以臣爲長祚所舉士

有師弟子之誼也臣師歷官所至盡職在兵

部九年任武庫職方清愼有聲毫無訾議其

同年同官如王汝訓王象乾耿定力皆極口

推服轉叅楚藩卽解組而去家居日久楊時

喬爲吏部薦起河南時臣尚未入閣也繼薦榆林兵備巡撫劉敏寬薦以自代時象乾署吏部已擬定推用矣而忌臣者從而阻之臣與臣師遂同時歸山北臣再起適吏部尚書張問達亦臣師所深士臣師又以延綏叙功

春

旨推用遂起南太常卿久之始轉南工部侍郎項以入

賢臣祁乃收北部而四端之言至矣四端以臣師其何人之子則父子謝覲各成行嘉古之父

舍而予用者多矣知以爲因 臣得官則舉子
衆仇古人尚爾何況于師 臣師老成練達謀
邊事如指掌當此艱難之秋 臣懦不能昌言
薦之而乃以避嫌忌之乎陳平論功曰非魏
無知臣安得進高帝遂賞無知鍾與以授經
封侯曰此 臣師丁恭之力光武遂封丁恭前
代此等事甚多史皆書之頌昔以爲美談而
今以爲罪案是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一至此
乎年來閣臣日輕即 臣三載于茲外而題撫
內而京堂三品以上無能薦一人只一座師

復須口語臣亦何顏復居此地臣師到此觀
與臣言不日乞休今自當力請遂其本懷伏
望
皇上併臣罷斥以爲人臣徇私之戒如以黜師再
敗尚欲留臣則目前急務只在用人處餉兩
端用人非但臣不能主張卽在事諸臣亦不
能主張其者言方脫口彈章已上若處餉則
公私已竭舉朝無策只望臣祈求于
皇上而臣力又不能得此外更無一謀可設一籌
可運而徒困臣在此及至封疆破壞則曰此

其人當國所致臣有死不不願也臣痛愁哀懇
不去則死無可復言統望
聖慈垂鑒臣不勝哀鳴迫切之至奉
聖旨大臣廷推乃九卿公舉必才望素優況師生
同朝古今盛事何嫌可避覽奏甚明朕知道了
屢旨諭卿贊襄原不専爲黔事佇望即出以副
眷倚不必又申前請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蒙　召問安摺

爲恭問

萬安事今早蒙

皇上召　臣　等至

乾淸宮　臣　等不知何事殊切憂惶即　臣　俯首亦勉

強扶掖而進及見

皇上起居如常從容

傳諭畧無倦怠私心始安太醫官恭診

聖脉亦云微有外感甚輕但飲食積滯以致泄瀉

此不過小小違和耳而即

宣召臣等諭以失調具見慎重周詳之意計太醫
官自能斟酌進藥伏望
皇上寛心調攝少節飲食謹慎風寒自有勿藥之
喜矣臣等不勝惓惓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奏寛慰朕懷具見竭誠忠愛朕知道
了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二月三十日

附　宣諭併乞休第四十二疏

奏爲恭承

宣諭感謝

天恩再求

允放事該　臣　具疏乞休奉

聖旨朕昨視朝知卿尚杜門方切延佇何乃又有
此奏封疆多事賴卿籌畫主持佐朕裁決有何
疑慮君臣一體卿以元老素明大義此時何時
忽然求去當必不然日講在卽急欲與卿相見
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卿宜卽出副朕

倚眷慎勿再陳該部知道欽此隨該鴻臚寺官
到 臣 私寓宣諭
聖意 臣 恭設香案叩頭謝恩訖竊念
君恩至此如地如天即木石其心猶知感動而况
于 臣 顧 臣 求去苦情具于累疏每當下筆輒
一字一淚令誦
溫綸亦一字一淚如其不去即不以病死定以苦
死徃在
皇祖時 臣 求去不允不得已移家城外身居僻處
皇祖知 臣 之必不可留俗嗟太息竟放 臣 歸令司

禮臣王體乾目覩其事豈不能爲
皇上言之夫人之精神血氣至于老年日銷月鑠
臣犬馬之齒較之向時又增十餘年矣
皇祖能體臣于十年之前而
皇上顧不肯恤臣于十年之後是臣之所以輸誠
結知于
皇上者不如在
皇祖時亦足以明臣之老憊而無能矣如以封疆
多事責臣籌畫王持則東事已付臣承宗奴
酋伎倆大較可見承宗自能辦之西事則臣

之愚見多不合人意當未報敗時臣已有疏
言不敢開口談黔事今安能主持乎況新撫
臣蔡復一識力沈雄忠誠任事亦無庸臣贅
一籌矣臣三歲于茲每一番求去便奉一番
溫綸奉一番
溫綸便有一番強出日復一日歲復一歲荏苒因
循以至于此今番若再不斷決必無得去之
日而從前之哀祈泣請皆空談矣
皇上謂此時何時豈可恝然求去臣竊謂此官何
官豈可安然尸素故寧冒違

命之罪而肖昧瀆陳終以
皇祖之體臣者望之
皇上如必以臣非所宜言輕而罷斥重而譴誅臣
何敢辭焉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事
皇祖當承平時求去尚難况今時艱豈忍自遂還
望體朕倚眷至意卽出佐理以慰廷佇該部知
道
天啓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乞休第四十二疏

奏爲再奉

溫綸苦求

允放事該臣蒙

宣諭回奏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事

皇祖當承平時求去尚難况今時艱豈恐自遂還

望體朕倚眷至意卽出佐理以慰延佇該部知

道欽此竊念

皇上以時艱責臣臣豈不知顧臣老病庸劣郎承

平時猶不能展布何況艱難近備員此地又
復三年東西之役未休公私之困愈甚民窮
財盡餉竭兵驕加以災異頻仍天鳴地震變
不虛生責將誰諉臣前疏所云此官何官豈
可安然尸素者正謂此也
皇祖時閣中只臣一人故難於得
請其後有方從哲遂聽臣去今臣同官尚有六人
其才識力量皆遠過于臣放一臣之生而得
六臣之用何利如之夫火之所以不息者以
前薪後薪相續于無窮也如必指尺木以爲

薪而焚之不已則亦爲薪者不亦難哉而世間已無火矣 臣 向有疏言前後同官或死或去皆已無存夫非獨同官也即往時共事之臣僚今在廷中只孫瑋一人耳世事之無恒浮生之易盡一至于此 臣 犬馬之軀更有幾時而能長任奔走之勞哉頃以求去未遂舊火薰蒸遍身骨節楚痛徹夜叫號家人聞之無不稽首祝天願

皇上允 臣 之歸少延殘喘 臣 之祈請千方百計竊無復之如萬不得已而出于無聊之策殊妻

處世事也伏望

聖慈哀憐垂允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奉

聖旨卿疏遽上衷情真懇朕豈不念但以多事之

切倚賴卿素懷忠藎且精力康疆何可堅意求

去

廟饗在即佇望蚤出陪祀進閣以副殷眷慎勿又

陳該部知道

天啟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謝宣諭併乞休第四十四疏

奏爲叠承

溫諭負罪愈深仍懇

天恩垂憐允放事該文書官孫隆傳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

諭元輔卿先朝元輔品望素孚忠誠爲國宣海著

聞列介四郊多壘之際天人交變之時正賴卿

訓燮贊化佐理分憂何乃連章求去屢疏托疾

堅意高蹈遂巳身名欲朕孤立於上卿心安乎

否乎卿尚矍鑠精健有餘當思竭忠盡瘁佐朕

始終況時值孟夏謁

廟典禮在即鑾輿還仰遵屢諭深體朕衷翌日勉力

入關弘濟時艱任勞任怨共念一德相成不得

再行陳請勿負朕惓惓佇望至意特諭欽此 臣

恭設香案向闕叩頭謝

恩訖竊念

皇上之諭 臣 已至懇至殷非臣子之所敢望而 臣

之所求于

皇上已至哀至苦亦

君父之所當憐 臣 昔能調燮贊化經理 分憂何[illegible]

如此求去今滿朝臣工彬彬濟濟閣部卿寺臺省諸曹無不充塞布滿用之不盡豈以臣一人之去而遂致

皇上之孤立乎臣情辭已竭無可復言但譬如人家先世有老牛老馬老奴僕皮盡骨穿筋力竭盡仰首悲鳴爲主人者亦須量加體恤毋必置之死地况一家人老幼大小穿衣喫飯來去自如而獨困此老僕使之求生無路欲去無門而此老僕又實未嘗得操家柄授之情理亦似稍寃此臣之所以呼

天呼

地呼

父母而不能自已也臣非不知負

恩方命罪當萬死而情緒迫切甘死無辭惟

天地父母之哀憐焉臣不勝惶懼悚息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昨諭具悉朕懇切至意

卿還仰體即出輔理愼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乞休第四十五疏

奏爲懇

恩允放事臣此番求去已十二疏伏蒙

聖恩已四宣諭矣上下之情已竭何所復言數

朝端去一老病庸劣之臣如乘鴈雙鳧無能爲多少

而懇臣當此進退狼狽之際如愁山苦海中

以俟廷

朝廷設一官則欲得一官之用況于職居輔弼又

身稱首臣其任寄何如

上以名留之下且以實責之留之愈殷則責之愈

亟無所以副下之責而強以應
上之留此孔氏之所謂具臣孟氏之所謂虛拘而
其究必至爲患得患失之鄙夫少知禮義廉
恥者所必不敢出也 臣 少讀書史見自古敗
人國家者皆出于貪位固寵之徒心每切齒
痛恨欲食其肉至于自知其無能自求退避
則雖其人之極愚極拙而天下後世終亮其
心而寬其罪故 臣 自通籍即懷此念惴于胸
中時刻不忘竊以
天威嚴重

聖意勤惓而此念終牢不可破何也懼天下後世

復有欲切齒痛恨于臣欲食臣之肉者也臣

非老非病非萬分無能何苦如此伏望

聖慈之憐察焉臣不勝哀苦迫切之至奏

聖旨朕今日享

廟適覽卿奏知卿素篤忠貞尚念

累朝恩遇留輔朕躬慎勿再陳以孤朕意該部知

道

天啓四年四月初三日

請裁定祀方澤揭帖 張璁

今歲夏至祭

地方澤禮當舉行昨禮部上儀注本奉

旨發下工部營繕司官及巡視工程御史來向

等言

祭典重大

皇上親行倍當嚴飭乃壇壝當預行修砌神庫營

器業舞器服

上御具服殿及經過

御路坊牌當通行修治距期僅一月餘即日夜併

工亦不能及欲
請更于來歲舉行 臣 等看得王者父天母地禮宜
並隆夫歲圜丘大祀今歲方澤大祭原議次
第舉行其壇壝器服等項各衙門自當預行
修理豈得坐致稽緩
皇上敬事神祇部請
允答畧無遲回乃經營各官以事期後時致悞
典禮職掌謂何愆尤難諉卽 臣 等妄意各有司存
未及預請傳示責亦何辭但今計距祭期委
屬迫近各項工作委難及事不得不據實

上諭如以
祭典有舉無廢精禮不專儀文畧加修飾仍令照
行儀只
躬祭初行不宜草率惟
遣官恭代祀惟
皇上收命避行諸臣又言前月原擬矣
詔內念
聖躬靜攝後日盛暑若再出禮次煩勞俱宜慎重此
則一念誠懇臣等亦以爲然至云中外多事
北境外無重城防衛宜周又云財用匱乏工費浩

繫分布官軍亦須賞犒此則過計小費燃丁
駕言即諸臣云然臣等未敢代陳謹具揭
以請伏候
聖明裁奪
批發施行謹
題奏
聖旨方澤躬祭原擬今歲舉行神壇器服宜修等
事各衙門當先行奏請務得臨期就悞照見卿等
奏大典不宜率略有於來歲親行其壇器等項
即每歲遣代亦當整備還着速行修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潔供事稱朕敬事神祇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初三日

續綸扉奏草卷之十二終

續綸扉奏草卷之十三

乞休第四十六疏

奏爲懇

恩允放事 臣 惟人臣之求去何 非其情之至窮心之至決則其辭必不敢盡而其身亦尚在于可留可去之間今 臣 之言已無所不盡聞之者皆知其必去於此而復留則是前此之言皆出于說謊以後卽呼天叫地瀝膽披肝無人肯信而 臣 亦不敢再啓口以瀆

君父矣是 臣 在今日卽靦厚千重斷無可留之理

而
皇上之留臣亦徒褻
明綸而傷國體且增臣之罪也日者
皇上視朝開講臣不能望見
清光孟夏時享臣不能趨陪祀事苟非存決去之
心處必不留之地何敢怠慢如此
皇上亦可以亮臣矣若責臣以輔
聖躬則臣嚮親受
顧命臣國禎等特承
簡用皆矢心竭贊何待于臣臣之情緒詞官共知

而拘攣牒而不肯擬票坐視臣之困而不恤

懇乞

聖慈傳諭亟擬免臣陳演臣日在私寓叩顙稽首

以俟不勝哀鳴激切之至奉

聖旨卿辭甚懇朕意自定國家多事之時萬無元

老可允去理且前召見卿精神甚健忠愛藹然

今何忍恝然決去還勉爲朕留蚤出輔理以副

中外之望愼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初七日

乞休第四十七疏

奏爲懇

恩允放事臣之乞歸已十四疏每見同官輒叩首

哀祈懇爲擬

允又遣孫中書舍人益蓀至閣門代臣祈求而

臣爌漠不動念臣國禎等竟無一言其所擬

旨更加急切是

皇上雖有恤臣之心而亦爲同官所格不得自遂

殷臣爌之意豈不知臣之不可留不過恐人

疑其欲作首輔而借此以遮飾門面耳夫四

時之序有進有退春夏秋冬以次司令天且
不違而況于人臣入閣僅數日即代同官票
擬前後爲首輔滿十年又獨任七年
國朝所未有犢在政地已五年矣且親受
先皇顧命官階職任皆與臣同今日爲首輔已是
太遲何嫌何疑尚欲遜避犢不放臣他日人
又不放犢相牽相扯習爲固然將使綸扉尺
地結成纏綿不了之局又何以責百僚之貪
位爭官紛紛而不已乎臣竊爲同官諸臣不
取也臣之不寐痔瘍是到老之病無藥可醫

嘗在閣中　安寢數次臣屢所親見近以
聖躬違和坐卧不安跪勉奔趨忘其困倦如人子
聞父母之疾苟可竭蹷馳驅何所不用而
皇上乃以爲精神甚健不知　臣　自問
安後即偃卧數日不能強起矣　臣　迭章迫切委出
無聊伏望
聖慈獨斷獨行同官亦少加惻隱畧有休戚相關
之誼毋苦　臣　以遂其私則　臣　幸矣　臣　不勝懇
切籲祈之至奉
聖旨卿屢疏求去朕屢旨慰留大輔贊成自是君

臣大義况中外多虞卿為首臣還宜深思以君
命國事為重即出贊理勿得苦辭吏部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十一日

乞休第四十八疏

奏爲懇

恩允放事臣十五疏乞歸不無責望於同官而是

日臣牘遂避不入直臣國禎謂我初來此本

不敢遽爲擬

允是同官諸臣無一不欲困臣也臣待罪三載擬

允同官之去者已四人其他九列諸大臣甚多未

嘗畏避蓋上以昭

朝廷體恤臣子之恩而下以明士人難進易退之

節事體固宜爾耳顧同官能得之臣而臣不

能得之同官何僚友之間用情若是異耶彼
其留 臣 不過曰人未論汲汲何以去 臣 應之
曰如是則閣臣皆安排待人之論而後去矣
年來政地極輕較 臣 前此在事時又大不相
同夫亦自輕而後人輕之進退去就之際固
輕重之所懸衡也若皆顧惜體面彼此牽纏
竟不許一人得遂其去竊恐此後閣臣將日
輕 日而其害豈獨 臣 受之哉 臣 言至此而
又不去則非但愧見士大夫亦愧見同官而
人從此愈輕 臣 臣 又何辭以自解也 臣 見日

來彈章私揭無一不以去就之義責人顧司
官諸臣之細思之而
皇上欲亟政本之地亦萬萬當自放 臣始奏奉
聖旨朕倚重元臣共圖治理原非虛隆禮貌諸臣
擬旨參合輿情聽朕裁決豈得憑聽自專卿遜
安心勉留毋自煩苦佇望蚤出用副眷懷該部
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十五日

乞休第四十九疏

奏爲懇

恩允放事臣十六疏乞歸苦懇同官棲

允而同官仍不諒念又委于

皇上之裁決非敢遲臆有專夫閣臣擬票必經

聖裁臣豈不知但諺云霖雨自天亦須雲興山嶽

君同官肯爲臣委曲

皇上豈有不聽不信乎友不獲乎上臣剖心折肝

而不能取同官之信臣之罪也昨戶部尚書

李宗延以邊餉無措苦苦求去臣在伏枕中

聞之亦爲焦思極慮終苦無策卽問之同官及在廷諸臣皆以爲無策此軍國大計安危所關而臣不能少贊一籌致計臣束手無措則臣之老病庸愚雖留無益亦可見于此矣而況天下之事又有不止此者乎君不早去所誤必多伏望

聖慈哀憐炤察奉

聖旨卿不可去朕自獨裁票擬勉留仰體朕心俯採輿論匪爲僚友之故況國計匱乏正賴籌畫若決計求歸卿何恝然亦豈朝廷眷念老臣之

意國體所關卿即出視事慎勿固辭吏部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十九日

乞休第五十疏

奏為懇

恩允放事臣苦苦求去衆朝之人皆知其必不可

留辭度

聖慈必為臣動念而同官諸臣拘礙體面竟不肯

票每常臣疏

發旋即一出一入如奚為三軍輒出以肆楚臣累

禎又每每向臣言放汝歸去太占便宜臣以

一介豎儒遭際

三朝兩登政地罪戾多端幸逃誅譴今日復得安

然而去誠爲便宜第臣以十八年之深資十
年之微勞只乞此一具將殘之骸骨歸死故
丘別無分毫有所徼異較之年來去國諸臣
亦未爲甚便宜也且往時閣臣得請並無濫
恩舊章當守新例宜裁臣自放歸之外斷不
敢再徼
天語一字之褒僭越
絲綸紊淆
典制重違
命之愆增造物之忌即他有罪名亦皆領受同官

亦可以亮臣矣夫居如此之官事如此之
主逢如此之輿情負千載一時而臣抵死哀鳴如
任倍之任身只求脫去自非年老志衰福輕
命薄何至于此天實為之耶臣亦有不得而
自主者
皇上臣之天也豈不憐臣
明旨煌煌固已知臣之決計矣國計籌畫臣實不
能若云國體留臣更傷臣顧同官之曲體
聖心毋違天以困臣也臣不勝激切籲祈之至奉
聖旨時艱主憂元老忍去同官即擬允朕即勉輿

卿心亦何能安還望幡然回念即出輔理慰朕
爲國留卿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乞休第五十一疏 附汪文言事

奏爲懇

恩允放併陳愚衷事臣十八疏乞歸同官擬

旨調將衆

王愛責臣卽去于心何安詞嚴義正臣復何辭顧

同官第知臣去之不安而不知臣在此尸位

素飱一籌莫展一事難行誤

君誤國遺恨無窮其心之不安更萬倍也他人不

知臣之苦同官獨不知乎此不過欲加臣以

負義無情之大詬使之不得善其去耳臣前

疏固云一切惡名悉皆領受蓋已逆知其有此矣臣受事多年罪戾如山毋論其他即如科臣傅櫆所論內閣辦事監生汪文言實臣具題左光斗魏大中之善文言尚屬曖昧而臣之用文言删事跡甚明無可推托科臣以師生之誼不欲明參而微指固已及之臣何敢朦朧而不供認于文言之是非得失與其取罪之故當聽公評臣亦不敢爲辨以滋紛紜耿耿愚衷竊謂言官之訐奏斷不可開黨帖之拿人漸不可長自此

旨一傳中外惶惶盡懷憂慮伏望
皇上只罪 臣 一人而稍寬其他于以釋
宮府之嫌而消縉紳之禍其所裨于世道良不
小矣 臣 非萬分决去不肯作此言亦不敢作
此言是在
聖明詳加照察屏聽單詞如以 臣 爲非所宜言而
重加之罪 臣 亦甘之 臣 不勝悚息冒昧之至
奏
聖旨卿違章控陳自是衷懇朕惓惓諭留亦豈虛
拘還望勉從副朕倚眷所奏事情朕自鑒知卿

不必引以求去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乞休第五十二疏

奏爲懇

恩允放再布愚衷事　臣　運章控陳

皇上已悉　臣　衷懇　臣　亦仰體

聖意豈敢以爲虛拘顧　臣　之衰頽疲困鞭策不前見于屢疏者無一字不真大學傳云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　臣　心雖尚在而智慮已窮則與不見不聞等耳以天下國家之大幾務之煩而可使不見不聞之人參預于其間哉

臣　從病榻中檢

國朝故實閣臣從田間再起者不過十餘人而
功名之損于前者殆十之九雖其遭際之不
同亦必以再植之木其根必傷強弩之末其勢
必衰耶臣自審精神力量視往事
皇祖時已遠不遠矣若復遷延不去必至狼狽決
裂生平盡喪於臣不足惜其如國事何哉臣
之本心原是如此非引添文言以求去惟是
文言之事罪實在臣使臣不爲文言題用史
館則文言必去文言去則必無今月之禍
朝廷必無此一番駭人之舉動士大夫亦得相安

于無言不至于賢人君子自相攻擊以開無

窮之釁使素有清正之名如左光斗魏大中

者亦不得免而

宮府中外之際省多少猜疑然則臣此一事其

失若小而其關係甚大臣又安得晏然而已

乎以

皇上明之深居穆清上下阻隔而臣事之八年尚未

有負罪愧心之事如此之甚今

皇上勵精勤政下情得通乃臣之蹤跡乖張貽累

君父一至於此則其老耄昏迷罪愆萬倍昭然可

見又豈但功名之損於前已也文言聞　臣此
言亦將知為　臣所誤而且惜然省悔認為自
取之辜不敢尤人第念其罪止于愚昧無知
引惹口舌非有大奸巨惡必不可赦即科臣
參論本意亦不過欲懲之使夫毋在此生事
耳今
嚴旨再下如雷如霆萬一奉行太過法外處分則
是不測之
天威乃屑越于幺麼之小輩而人情因此反滋紛
擾其為生事殆有甚焉即科臣當亦自悔之

矣臣友之私衷質之公論皆是如此故敢不
避忌諱而直陳之若臣之求去已二十疏斷
無不放之理如
聖慈猶責以強留臣惟有泥首
闕廷以待罪而已臣不勝悚息惶懼之至奉
聖旨卿再秉政值時多艱忠誠勞苦朕所深鑒中
外倚望甚殷似尚未可决去別奏具悉卿意朕
自裁酌知道了卿宜安心勉出當不以此介懷
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乞休第五十三疏

奏為懇

恩允放事臣二十疏乞歸尚未蒙

允中心抑欝遂成痢疾腸胃攪痛腹如雷鳴又加

以痔瘍作苦溺血不休年老氣衰之人豈能

堪此臣前此屢疏語多枝蔓良以詞窮情迫

不暇擇音原其本心只是老病不支切于歸

骨望

君父之矜憐及同官之從臾耳况今

皇上乾綱獨攬事出

中裁即同官諸臣亦自歉于匡賛之未能臣庸愚
衰憊其何以仰窺
聖意而稍展其分毫哉是以不避煩瀆苦苦哀祈
但得
俞音早下一日則臣受一日之賜矣臣不勝激切
仰望之至奉
聖旨朕倚任老成主持國是邇來議論爭擾知卿
定能平章况卿年力康強何可以衰老言去還
望勉出輔理以副延佇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五月初三日

回奏　聖諭邊情揭帖

該文書官李守質翟國禎恭捧

聖諭到閣

諭內閣朕覽登萊巡撫袁可立塘報准平遼總兵官毛文龍揭前事爲屢獲活夷斬獲首級得獲達馬夷器等件雖功微小實推賊鋒其復遼之基端在斯乎朕心豈不嘉悅外具呈稱奴酋與親信奸人李茂隆等晝夜商議欲以賄買西虜更換旗幟借路潛家口等處進攻謀逆朕思奴酋所謀其志不小更甚于昔也倘以假道長驅

其害非淺是以朕不無東顧之憂卿等傳示兵部作速馬上差人前去傳與樞輔總督鎮巡等官當詳計塘報作何料理作何策應籌度周全務保無虞其沿邊各路并東征將士俱要仔細防禦謹慎倍常及各隘口守把將官都要晝夜不時防守還仔細盤詰出入進貢夷人其中恐有奸細夾帶情形仍傳與戶工二部并專督遼餉等官詳確毛帥如果缺糧之器真情并撥船及應用器械一併速發解去軍前應用不得遲滯有誤軍機責有歸焉特諭欽此 臣等仰見

皇上念切軍國仰

諭佑宮庭而慮周疆圉先是 臣 等接得毛文龍揭帖所請兵餉及加銜委用各官言之該部未即覆行每餉糧餉器物尚煩區處官秩空名用示鼓舞行何難事而亦遲回至於逆闖傳說及形之疏揭者如兵丁之刦掠奔逃屬夷之糾合要挾草梁之焚燬市物之騰貴時與當事諸臣面相商確趣其料理計無復之如斯而已伏讀

聖諭既嘉文龍功捷而又慮逆酋情形于凡先事

防禦之備計畫周詳諭誡懇到當即傳示該
部及督師督餉督撫鎮巡道將各官協心誇
籌加意振飭務爲桑土綢繆之計以釋
宸旗宵旰之憂臣等向所動色相告激發之所不
能得者
天語一爲布宣倍萬振勵矣至如臣等備員帷幄
旣無入告之嘉謀中諭百司祇是空言之告
誡乃使
至尊獨憂
社稷溺職之罪何以自辭所有

御札一道尊藏閣中謹具揭帖
奏以
聞
天啓四年五月初四日

乞休第五十四疏　　催錢尚書事

奏爲下情日急一日萬懇

天恩立刻允放事臣乞歸已二十一疏奉

旨責臣以主持國是平章議論臣三載于茲有何

國是力能主持有何議論力能平章他人不

知

皇上獨不知乎

皇上知之而猶以此責臣則

明旨爲不信矣是同官諸臣擬票之失非

皇上意也即同官諸臣亦豈不知臣之不能平章

主持而乃以此欺天下耶臣一聞此
旨惶愧無地汗流浹踵正在草疏申請忽見南京
御史黃公輔揭帖名為留臣而其大指乃在
于攻講臣錢象坤慮臣去象坤且入閣臣愈
駭愈懼愈不得不去象坤在詞林與臣相處
日久共事春闈周旋
講幄毫無間言士大夫之羽象坤者多稱其清修
恬靜居鄉居官素無訾議
皇上頃在
講筵

面諭閣臣慰留象坤 臣 方喜象坤之得蒙殊知而

言者之說若以 臣 與象坤黨護眷素之不相

入是象坤爲君子而 臣 爲小人矣其于

聖意亦大相左矣 臣 不知公輔何所聞而遽形於

章奏以重 臣 之罪也且枚卜大典自有公評

亦何庸如是之過計乎公輔又謂 臣 去而三

二帝在天之靈不無慰望武夷山靈亦爲怫然其

責 臣 甚正然 臣 伏而思之人臣惟欺君誤國

貪權固位只圖一身富貴不顧萬世是非乃

爲神靈所譴怒覆載所不容者 臣 先後備員

立心行事皆

二帝所鑒知今以年老身病才盡力竆萬不得已

而去使

二帝而在其儕而允之也必不待今日矣古有北

山移文蓋托于山靈以嘲出山者耳未聞怪

人之還山也 臣 既自知其不能君復浮沈不

去他日敗壞決裂非但無辭于山靈亦將無

面目以見鄉邦之父老矣 臣 爲此懼而求去

不虞公論反以此而見責也大抵年來人情

分門別戶一起一伏互相猜防以 臣 持論稍

平故其欲留之以彌縫偉任于其間不思世
路如水微風鼓之而生波疾風激之而成浪
故欲水之平者當息其風以今日之風而求
波浪之不作即馮夷海若亦縮手而莫知爲
計矣自漢唐宋以來一有此釁便與國家相
終始中間經多少賢人君子費盡心力不能
消弭至使人主歎息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
朋黨難要其病根所在只是爭官競進一念
牢不可破日甚一日歲甚一歲舉天下士大
夫無智愚賢不肖精神命脉皆歸併于此臣

每況一歟出輒公然講說無所畏避有不遂意則怨謗橫生令人轉思昏夜乞哀之爲高臣無伐毛洗髓之術以蕩滌更換其肺腸能以區區空言而除歷代所不能除之弊覺乎使臣得脫然而去天下人或以愚鈍如臣尚頗知止足之義萬一有所感動而少抑其躁競之心其于世道士風未必無小補是臣去賢于留也臣往者每勸士大夫同心報國勿作異同忌者罪臣以調停攻之使去昔欲去臣以便其驅除今欲留臣以防其患害總皆

乍日而談全不設身而處而留臣者其忍臣
更惜臣見此疏時刻難挨伏望
皇上俯傳允放臣歸而蒙塋于山靈或即死而瞑
罪干

二帝皆不敢辭臣不勝涕泣哀祈之至奉
聖旨卿秉心虛公持論正大覽奏年來人情語語
痛切至欲諭朝臣同心報國勿作異同正是卿
前因是乃尚謙讓不居講臣朕所鑒知卿奏更
明已有旨了留卿自是朕意勿以言及愈急求
歸行望勉留用副倚任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五月初六日

乞休第五十五疏

奏爲懇

恩允放事臣杜門乞歸自春初而至夏半殆將半

載其章疏則千言萬語筆禿唇焦其苦情則

萬緒千端眼枯腸斷每見同官諸臣輒叩首

哀祈諸臣亦微微動念而又有人教之謂必

不可放臣放則是非利害無人抵當將失一

擋牌矣故同官之留臣復堅而票擬又加急

坐視臣之病困以死而不恤臣小人也意願

有限生平一切嗜欲皆淺涉其藩而不敢深

窮其趣今乃爲功名富貴牽纏束縛不得解
脫而其牽纏束縛又毫無補于
國家而徒爲人之功名富貴計亦可悲已
皇上慈仁如天試將臣前後諸疏
備垂省覽則亦可惻然而放臣矣臣不勝煩瀆負
罪之至奉
聖旨朕爲國家留卿諸臣自當仰體日覽南北章
奏具見輿論僉同卿宜勉出以答中外之望愼
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五月十二日

乞休第三十六疏

奏爲懇

恩允放事　臣　前此雖杜門乞歸然猶勉強出力間或見客雖不與聞朝事然客有談及猶汗漫酬對近爲痢疾所苦前後閉塞腸胃作痛每夜腹中常如雷鳴又痔瘍下墜溺血不休遂伏枕呻吟一人不能見一事不敢聞官雖尚在同於無官身雖未死同於無身苦苦留　臣亦有何益聞言路諸臣有以

中旨之故牽扯及臣臣之去自因老病不支首丘

念切豈敢復有他意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
固知之稔矣伏望
皇上垂憐亟放毋致朝端紛紜以重臣罪臣不勝
哀祈迫切之至奉
聖旨覽奏情詞懇切朕意不聽念但卿精神強健
偶病不妨調攝言官疏留具見舉朝公論還望
勉出佐理副朕倚眷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五月十九日

乞休第五十七疏

奏爲懇

恩允放事臣以抑鬱患病泄痢下血危殆不支故

遂扃戶卧床謝絕人事泣血陳情祈囘

天聽而尚未蒙

俞允苦日以甚病日以深又聞言者恐臣去則冢

卿僉院與之俱去深用駭然夫冢卿僉院之

求去其故甚明與臣毫無干涉此舉朝所共

曉旣不因臣而求去何必臣在而後留士大

夫出處進退各有本末說者謂如飲水冷暖

自知君去就因人又强扯不相干涉之人爲
二臣無此意也惟謂臣二十疏前尚自可去
今以二臣之故遂必不可去則是臣不幸而
爲二臣所累斷之不早以至於此悔無及矣
而二臣以巳之求去而累人恐于心亦不安
也臣無二疏之學李泌之才所以苦苦求去
毋論其他即如目前邊餉缺額二百餘萬東
西需索又不知其幾使泌而在或當有處面
臣茫然無計即廷臣奉
旨會議亦未有半籌寸畫可佐司農之急乃徒以

留臣爲事豈以臣眞能點金化鐵有秘受訣
術而不肯試耶臣在臥榻聞此愁苦無聊下
血數升眩暈倒地家人無不驚惶自知控訴
無門惟念在
皇祖時曾移居城外候
旨
皇祖遂憐而放之近年如鄒元標鍾羽正蕭近高
輩皆名德大臣皆以此得請臣萬不得已討
必出此如必罪臣避難負
恩則有解經邦之例在臣不敢辭但恐爲同官劉

一燝朱國祚史繼偕諸臣所咲耳臣言止此

以後再有題目可以困臣者當一切聽之不

敢復措一辭惟望

聖慈亟垂矜允毋使其如老奴僕老牛馬呼號哀

鳴以死而已臣不勝悚息待罪之至奉

聖旨元輔表率百僚出處自有關係況今中外多

事方望濟艱不比

皇祖承平無難須遂卿宜勉出副朕倚眷慎勿再

陳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乞休第五十八疏

奏為拘繫不堪有病俱作危困可矜苦求

允放事臣之乞歸已連上二十五疏至窮至苦鬱抑之極腸胃中如焚如灼前後閉塞水火不通因服涼藥過多翻胃嘔吐遂昏迷竝絕半日方甦延醫姚伯恭陳天和陳志明等診視皆云愁悶怫逆所致勸臣寬心調理而臣不能若再不得去必死無疑臣病中無聊歷數前後各官自閣臣九卿以至庶僚無大無小無不來去自如惟意所便獨臣一人拘留囹

頻有如夢因何罪何辜而罹此患每一念及
殊懷不平方
神祖留臣猶云閣中乏人今閣臣有五六員矣所
居何官所幹何事而推委於臣如皆謙讓未
皇則詞林此日濟濟多賢毋論他署即詹事
府一衙門已有二三十人同從來未有之盛
也朝下爰立之命而夕已塞滿綸扉將無坐
處矣又何至有乏才之嘆哉倘以臣罪戾深
重不應安然而去如同官太便宜之說則臣
叨濫多年頗竭心力仰在

光二廟之間人情危疑之日亦有一片苦心可以
對天地而質鬼神此惟
列聖神靈與
皇祖
皇考知天下人人不盡知即
皇上亦不盡知也聞
皇考在宮中每談及臣輒咨嗟太息故
登極而首召焉今凡百臣工有片片言隻字曾及圖
本者無不蒙

恩生則超遷死則郵錄而臣處不生不死之地並未敢微一字之褒半綸之寵僅僅乞此一具垂死之骸骨歸死故丘而亦靳之竊恐
先帝在天之神亦必愴然爲臣動心而何在廷諸臣絕無惻隱之心一至此也臣之此言真是淺衷小人生平所深恥而不欲出口今計窮慮極無可柰何覥顏破面叙此一段微勞以
乞恩於
皇上其亦可愧可羞之甚而萬非得已也夫人之乞恩以干進而臣之乞恩以求退至于求退

而乞恩則其勢愈迫而其情亦愈可原矣伏

望

皇上鑒臣此情即

賜俞允如必欲用臣則容臣歸田一二年爲一犬

馬之報未填溝壑或尚能匍匐奔走再見

皇上亦事之不可知者夫服牛乘馬者當其壯健

猶必稍休其力况老病之疲駑哉又何爲鞭

策不休立視其斃而不恤也臣此琉琉語言急

促無所避忌自知非宜鹿死不擇音統望

聖慈憐察不勝惶汗激切之至奉

聖旨卿事

皇祖獨力贊襄翼戴

皇考忠勤尤著首召未及相見正宜勉留輔朕用

副眷知何可堅意求去覽奏知卿方理舊恙

需靜攝愼無亟陳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回奏魏太監本揭 韓草

今日

發下司禮監太監魏忠賢本爲左副都御史楊漣

參論自請罷斥奉有

傳諭擬票進呈其楊漣本已逾兩日未蒙

發下

聖意淵微非臣等所知即臣等亦以爲方今多事

之時

朝端不宜紛擾但事體關係頗大人情猜忖易

生

皇上既以忠賢久侍
左右任事過直素蒙
鑒信而楊漣當
兩朝與華忠誠肝膽爲
先帝及
皇上所知疏中事情總在
聖上伏將參與辯疏併發如聽訟然兩造具備片
言可明仰
宮闈邃密道路嘩傳之言
皇上自不難明一曉諭其餘外廷用人行政等事

逐欵辯明人人剖悉無論政體宜然而言者
即屬過計得以自釋疑衷被言者即果風聞
亦得以盡白疑跡傳之中外聞于四方不至
為
朝廷增一疑事矣臣等踟躕再三率爾陳
請其楊漣原奏本仍望
檢發容臣等叅詳擬議聽
皇上裁决批發施行謹
題
天啓四年六月初二日

乞休第五十九疏

奏爲病勢危急一日難支懇

恩亟放事 臣 前疏所稱欝火薰蒸前後閉結水火不通等症字字是實今此數日所苦愈加日夜號呼求欲速死頃同官諸臣顧 臣 榻前親見其狀 臣 若敢欺

皇上則天地鬼神當共誅之亦何面目以對同官乎病中又聞臺臣有疏舉朝嘐嘐而 臣 伏枕床褥不能爲

皇上處分愈愧愈病伏望

皇上即放臣歸諭令同官諸臣協力擔當主持以慰輿情伸正氣而同官亦視臣如已去已死之人不必推委臣老病昏迷百凡謬戾惟是十年行事具在耳目今七十老翁旦暮且死思歸如此更復何求此兩日間欲再具疏而手不能書茲伏枕口占殊不成語臣不勝惶息惶懼之至奉

聖旨今日召卿何不勉進覽奏知卿鬱火為害君肯幡然一出志意一紓精神自暢目來疆事方殷議論紛錯邊籌國是賴卿主持着鴻臚寺堂

上傳宣諭朕意卿宜即出以副倚眷幸無再延

該部知道

天啓四年六月初六日

回奏擬魏給事本揭 韓草

適冢

發下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等本該文書官王敏

政稱國戚傳奉

上傳這事情屢有明旨如何仝不遵奉皇長子連

日用藥朕心焦念乃紛紛激聒全不體念君

父成何臣子為首的着降三級調外任用又

奉

上傳宮闈嚴密外廷何得妄生猜疑必有救唆通

同情弊為首的還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究

問臣等連奉
傳諭不勝悚惶看得昨自本月初一日臣等聞
皇子每日用藥醫官到閣面問各官原不知聞
且自楊漣疏上各官職在言路自不能已尚
以後時爲遲緩以臣等不能執爭爲失職責
之緘嘿渠自有辭若云
宮闈嚴密則道路風聞外廷疑議各官不過執
楊漣前疏一爲剖發原非自創說也臣等伏
覩
皇上嗣曆以來聽言納諫即時有斥譴旋即

召還至究問處分從所未有况言官職在敢言科
道同是公疏伏祈
特鑒悃忱統
賜容貸片啟之
雷霆化爲中天之雨露感召和氣立致福祥具在
是矣臣等凛奉
嚴威仰期
開霽區區一念無非欲弘
聖度以全
國體而正氣之當培言路之當開姑不敢縷陳以

涉煩聒之嫌統惟

聖明炤察

天啓四年六月初五日

續綸扉奏草卷之十三終